

東

華

錄

東華錄卷之二十三

湘源將良駢千之父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命民間買賣地畝令其隨地輸課從御史董之燧言也 三月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嘗立小旗占風並令直省凡起風下雨之時一一奏報見有京師是日西北風而山東是日却東南風者古人云隔里不同風此言最確又嘗考驗雷聲不出百里之外易云震驚百里若霹靂則不過七八里也至於砲聲竟可聞於二三百里从前蘆溝橋演炮天

津皆聞之此其驗也書中云北方苦寒之地水結十丈春
夏不消今果有其地又淵鑿類函有云羸鼠有重至萬斤
者今亦有之其身如象牙亦似象但其牙色稍黃耳此皆
與古書相符者也又地理上應天文中國山脈皆由崑崙
而來彼地四面有山土人呼崑崙爲枯隴推算天象中國
與瀚海俱在赤道四十五度之西四十五度之南水皆向
南而東流四十五度之北俱向北流此皆天文地理之相
合者也 圖爾胡特貝子阿喇布珠爾奏請軍前効力允
之命領所屬于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 革席柱將

軍以副軍統領晏布代之副都統吳坤亦撤回以總兵張宏印代之

四月奉天將軍嵩祝扈蹕熱河

上以天時亢旱命嵩祝傳諭在京諸臣竭誠祈禱勿因遇端午節互相會飲越旬餘在京大學士蕭永藻王校等以接奉

諭示熱河得雨霑足臣等不勝懼忭具奏

上諭責嵩祝曰朕因憂慮暎旱雨降諭旨在京諸臣遲延日久始摺奏熱河得雨臣等不勝懼忭語止于此處得雨

有何忻幸部院諸臣貪圖在家安逸祈雨之處未必親到
朕兩降諭旨命尔抄發京師乃並不直書申飭又不察明
劾奏尔乃大學士也是非所在豈特當與眾言之卽于朕
前亦當懇切言之可馳駟回京嚴查題叅嵩祝至京察劾
祈雨不到及奏報遲延之大學士蕭永藻王校尙書赫碩
色張鵬翮趙申喬陳詵王頊齡等以不早察劾自請 勅
部議處部議革職得 旨從寬留任大學士等各降級罰
俸有差 十月

上諭大學士等張伯行條奏宜立社倉李光地爲直隸巡

撫時亦曾請立社倉朕諭此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爾姑
試行之後果無成效倉庫糧帑設官分理尙且虧空社倉
所收穀石交百姓收貯寺廟虧空又何待言耶爾等會議
奏覆 富寧安疏言肅州迤北地方可開墾處甚多酌量
河水灌溉今歲西吉木達里圖隆吉爾三處共收糧一萬
四千餘石請將西吉木達里圖及金塔寺等處動正項撥
民耕種從之 十一月

上諭明年暫停進兵遣兵兩路襲擊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以噶斯口路駐兵一千甚爲單弱以

西安兵二千及西寧兵一千益之 二月欽天監題
旨歷日內所列男女九宮以上元爲中元傳訛已久
依星歷攷原更改今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爲上元男
一宮嗣後中元甲子起四宮下元甲子起七宮謹將原
五十七年更改三元九宮民歷式樣繕呈

授富寧安爲靖逆將軍領兵分兩路襲擊策妄阿拉布坦
邊界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會同總督額倫特商議料理
三月福建巡撫陳瓚以巡撫衙門一年支用賞兵給役
並各項費用銀兩奏聞得

旨前陳瓊奏稱將此項公用銀兩撥兌餉銀會論以督撫等將此具奏者朕並未准緣此項係伊等應用之銀並非正項錢糧若撥充餉嗣後不肖之徒必于此外又行侵蝕索取論旨甚明陳瓊瑄屑具題著嚴行申飭 命靖逆將軍富寧安由巴尔庫爾一路命公傅爾丹爲振武將軍那里德爲協理將軍由阿爾泰一路襲擊準噶爾 四月部議覆廣東總兵陳昂疏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立壇招集匪類此輩居心巨測目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外布滿加以同類洋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飭嚴

粵總督康熙八年奉 旨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舊辦理外各省嚴行禁止但日久法弛應再行嚴禁從之

上諭外省督撫提鎮嗣後由京出外及各省引見官員前奏請朕安者永行停止 兩廣總督楊琳廣西巡撫陳元

龍疏言粵西山多田少需米湖南而衡湘米船由永州經過好民借禁難阻索致商販不前米價多昂請令上官隨時禁止從之 七月富寧安疏報臣等分兵三隊于六月二十六日由巴尔庫爾進發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等領兵一千三百為頭隊往擊尼魯特邊境二臣統大兵尾其後于

七月初四日將至阿克他斯據阿喇納報稱初三日至烏
蘭烏蘇拿獲策妄阿拉布坦哨兵二人 又奏臣等自烏
魯木齊回兵向畢留圖而來路遇厄魯特三百餘人臣整
兵迎勦賊敗奔山中灰特台吉扎木畢陣亡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常留心格物之學如雷擊木必于暑
無瑕疵枝葉整齊者方擊之馬已割耳鼻亦不擊再畫冊
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者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
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于泉水攪之即可
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畫冊則曰查達也 富寧安奏

月初十日至烏魯木齊拿獲回子探問準噶爾消息前進
至通俄巴錫拿獲回子男婦幼童一百六十九名並駝馬
牛羊等物將各處田禾俱行踐踏十二日將兵撤回

八月傅爾丹奏臣等派襲擊之兵分隊前進公博貝統兵
于六月二十九日至博羅布爾哈蘇追斬厄魯特五十餘
人擒囚人遺額駙吳下衮等遣人分路尋探並無賊踪于
七月十七日回兵

九月四川提督康泰領兵一千餘人至黃勝關柏木橋鼓
譟而歸松潘總兵路振揚前往彈壓事聞命康泰來京路

振揚署提督事振揚旋疏言松潘所屬黃勝關並無墩堡
向設漳蠟營遊擊一員駐劄管轄番眾迤南爲雜谷安撫
土司種繁俗悍南境直抵打箭爐與天全招討司明正土
接壤今該土司良尔吉之子班第尔吉尙未承襲臣備兵
之初密令選屬防守各隘頗稱勤順請准襲職並加賞賚
又加渴瓦寺安撫土司桑郎温愷所部羌苗亦眾接近漢
地現募部眾運糧又有漳臘營所轄之所命上下包坐司
等土官土兵習于戰鬥熟諳邊情臣曾令備土兵一千候
調咸知踴躍亦請加賞如有調發准支口糧下議政大臣

議並如所請 十月命侍郎梁世勛海壽等督理巴不屯
不屯田 命副都統法喇往四川至成都斬鼓譟之守備
汪文藻等五人兵遂定會同年羹堯料理軍需

上諭現在西邊用兵之處與雲南及打箭爐道路相通著
都統和禮往雲南護軍統領湯普往打箭爐 青海親王
羅卜藏丹津疏報策妄阿拉布坦屛下策零敦多卜等領
兵三千來西藏拉藏汗整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東
餒疲極

上命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寺衛阿齊圖等
駐兵青海形勝之地潘松兵亦駐形勝地以便哨探有事
彼此相助並移文富寧安等知悉 十一月免八旗公庫
未行扣完銀一百九十六萬八千零 免直隸江蘇安徽
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八處帶征地丁屯衛銀二百三
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零其安徽江蘇所屬帶征酒項
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餘兩米二麥一百十四萬六
千六百一十餘石免征各半 湖廣巡撫劉燾衡疏言
陽屯田五百七十餘頃原屬窪地遇水易淹舊係給軍自

種白食嗣因歸人勸墾升科例每畝征糧一斗有奇賦倍
民田又屢被水火積年逋欠軍丁籲訴難支應減半征糧
與清浪一例以舒軍困下部議從之 十二月

皇太后不豫 初六日崩於寧壽宮 上孝服用布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允初爲皇太
子

上在湯泉行宮召問摺內所云今二阿哥聖而益聖賢而
益賢尔等何由得知且引漢戾太子爲比天保詞窮請死
凡供其父朱都納同職保商議繕本令之來奏 命俱鎖

拿嚴審 二月大學士等以議處朱都納等一案請旨

上諭曰朱天保希圖僥倖違旨妄奏又首將伊父供出不忠不孝極矣着以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納常存魚死妻子入官餘議罪有差 三月裁起居注衙門 浙江巡

撫朱軾條陳修築海塘六事一築北岸海寧縣老鹽倉石塘自蒲兒堃至姚家堰一千三百四十丈一石塘應高二丈每丈壘石十層縱橫側立互相牽制塘面內培土塘使潮汛不致泛溢一開中壑淤沙復江海故道則土塘石塘可免潮患一築南岸上虞縣夏蓋山石塘一千七百九十

丈一調委經理各官以專責成一委員歲修保固又疏言
海寧縣沿塘俱浮沙塘脚空虛雖長椿巨石准期保固惟
用木櫃法以松杉木爲櫃寔以碎石以固塘根乃用大石
高築塘身附塘另築堤高及塘半亦用木櫃法爲幹外砌
巨石二三層以護塘脚不致湖沙侵入再塘內向有河道
名備塘河爲居民築堤所淤應去填疏河卽以所疏土培
岸俱下部議如所請行 江西巡撫白潢疏言江西湖口
縣關地形甚險兩山插江夾峙商船候驗停泊虹橋港逼
近山脚夏秋僅容小船一二百冬春水漲來往報稅必由

梅花洲嘴紆行十餘里遇水漲則江湖一流橫激港口微風卽陷不測惟開石里許山勢開濶有武曲港可容千艘但冬春亦涸請自江岸至港口大爲挑濬于港口建昌堤二處以阻游沙外加排椿以固堤根可利停泊商民俱便部議如所請行 五月河南南陽鎮標兵因地方官查拿賭博挾忿入府署擁知府沈淵至教場守之三日巡視東城四川道監察御史楊汝毅聞其事劾總兵高成縱兵毆官請按律治罪

上是之命刑部尙書張廷樞內閣學士高其卓往按得實

置首犯于法總兵以下論如律 七月總督額倫特疏報
六月十八日臣統兵自穆魯斯烏蘇起程至圖爾哈爾渡
河至七又河處聞侍衛色楞自拜圖前往但七又河至拜
圖無路可通臣于六月二十四日自七又河向庫庫塞一
路進兵 諭大學士等河南南陽總兵高成標下兵丁因
查拿賭博至知府署內爭鬧將知府沈淵抬至教場看守
三日聞此等人俱係詭冒營兵夥同擾詐百姓其行文各
省有此等之人嚴查奏聞其作何禁止治罪之處着議奏
左都御史蔡升元請編纂省方盛典從之 八月斬脗

黃旂逃棍孟光祖以捏稱誠親王差遣各省誑騙故也

左都御史蔡升元條奏五款內一六部侍郎開缺由翰林出身者以十五員而陞兩缺由京堂出身者以十五員而陞入缺不無稍偏請嗣後通行開列一五城司坊官所奉牌票衙門甚多請嗣後除提督及部院堂官通政大理堂官順天府尹本城御史外各衙門不得法行牌票從之

閏八月額倫特疏報七月十八日臣自門贊西里克起程至齊諾郭不連敗賊兵追擊十餘里訛獲賊稱賊首扎布齊杜喀兒二人帥兵四千由喀喇烏蘇河西小路而來臣

移咨公策旺諾爾布統兵速來接應臣渡過喇喀烏蘇前
往狼臘嶺侍衛色楞疏報唐古特一聞大軍至莫不歡躍
爲首台吉卓里克圖之子博音馬松等帥衆投誠 又報

七月二十日統兵至喀喇烏蘇連擊敗厄魯特賊人奪其
三處山梁追殺二十里殺二百餘人 以莊浪等處地震

西邊用兵免陝西甘肅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
三十六兩零積欠銀四萬七百五十七兩零 御史楊汝

穀疏言康熙三十八年知縣行取 特恩以六部主事用
每主事四缺補行取三人捐納一人五十四年行取 特

恩授額外主事遇缺卽補惟五十一年行取之員與捐員
間補至今未補尙十餘人恐行取日多雍滯益甚請照四
十八年五十四年之例酌量疏通又五城司坊官巡盜安
民責任匪輕請照外省計典俸滿三年清廉材幹首五城
御史呈明都察院核薦有干八法者亦照例處分庶微員
知所勸懲又外任官親老恋缺臨選輒以出繼爲詞偶掣
遠缺托名治喪回家希圖另掣請嗣後赴選文結敘明三
代履歷如已選後假稱過繼託名治喪以不孝論出結官
議處俱下部議行 九月額倫特色楞俱純兵至喀喇烏

蘇與賊遇相持月餘額倫特沒于陣

諭吏部考試月官嗣後不必作八股時文止令寫履歷以三百字爲限觀其書法妍醜文理工拙則優劣可立見矣
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

十月考試滿書班吉士楊超曾凌如煥陳邦直胡彥頴趙城吳應棻張麟甲吳傳觀楊鳳岡蔣林汪受祺侯度薩綸錫漢書庶吉士懷瀾中曹友夏陳儀李天寵萬煌張應造成文楊克茂屠洵龔棟德齡沈竹白子雲授編修檢討濟淳張鳴筠徐學炳王承烈寶啓瑛德新着教習二年莊論

書法不堪革職 十二月撫遠大將軍帥兵進勦策妄阿
拉布坦大兵起程

孝景章皇后升祔禮成覃恩天下 浙江巡撫朱軾以杭
州南北兩關稅向例由巡撫監收稅口五十有餘稽查匪
易奏請委員專理其事俾巡撫得專力封疆錢糧亦不致
貽誤下部議覆以杭州府捕盜同知監收仍令巡撫統轄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甲戌朔日食陰雲微雪不見 二月
諭內閣學士蔣廷錫曰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
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與九卿等細

看尋九卿等俱乞頒賜 詔允之 浙撫朱軾疏劾巡撫

御史哈爾金筆帖式三格勒索商人命刑部尙書張廷樞

學士音德往審得實論如律 三等侍衛畢里克練鷹至

涑水強宿民舍毆傷人涑水知縣甘汝來拘訊事聞交部

質審議革汝來職罰畢里克俸 旨畢里克革職汝來免

罪 雲貴總督蔣陳錫疏叅貴州巡撫黃國材有辦事才

但每事任性處死苗子阿容及王阿么等十六名以龍里

縣民薛有凌貴定縣民辜瑤平代營民徐跳等親生女嫁

與楚人者指爲掠販處以重刑將薛氏等賞兵其進京陛

見各府屬指俸工借藩庫銀二萬五千二百兩餽送時國材在京命九卿傳訛所供與原忝互異令國材赴駢集陳錫叅案內官員苗民等面質

上遣刑部郎中齊克坦戶部主事謝檜齡往審受餽實雖供充公究屬不合應降三級調用餘案俱虛免議得旨

黃國材着解任尋命解餉西寧二次靖逆將軍富寧安遵旨議覆烏蘭烏蘇四面皆山地地方狹隘不便修城多駐兵丁有庫庫車爾周圍遼濶離烏蘭烏蘇不遠應在庫庫車爾周圍近有水草處修築城池駐兵鄂龍吉噶順喀

挑約落圖烏蘭烏虎爾查圖庫爾麥圖俱修築土堡烽燧
旨庫庫車爾等處與巴尔庫爾相間有三百里應酌派
兵在現設洗界之數什希搜齊等處安營以爲應兵大兵
照常駐扎巴尔庫爾下大臣知之 禮部題

孝惠章皇后陵在

孝陵之東恭擬孝東陵字樣

旨是 三月部議河督趙世顯疏言清江浦附近淮安關
請以淮安府屬裏外兩河同知內揀選一員管理照例征
收額稅銀十九萬兩外節省浮費等項可餘十萬兩交

河庫以濟工需俾免題請發帑之煩從之 四月議覆允
灑疏請今年暫且停兵不進大兵應令在西寧駐扎從之
五月刑部議覆往浙江審事侍郎黃思軾等疏言浙江正
考官編修索泰允侍讀陳珣囑將陳鳳墀中式借陳珣銀
一千五百兩應斬監侯倩代貧緣中式之陳鳳墀代營開
節之陳萃衡絞侯陳鳳墀之父陳文熾陳瑜之子陳鈺過
交俱絞侯代作文之段志閔枷責從之 六月都統法喇
言臣遵 旨令副將岳鍾琪領綠旗兵先行到裏塘其酋
達哇拉木渣尔巴第巴色布騰阿住等語不遜鍾琪乘其

無備擒解首逆七人到臣臣恐生事端已將七人卽行正法隨宜諭安撫之又令岳鍾琪進取巴塘招撫後法喇應駐扎巴塘從之尋巴塘就撫 八月議覈振武將軍爾丹言英代察罕拽爾與鄂爾齊圖果爾二處各築一城將充發者暫住耕種俟一年後派兵駐防從之 予浙江西安縣孔氏嫡裔歲科額外人學二名從學政汪隆請也

九月江西巡撫白潢疏言江西科第之盛遠勝浙楚康熙三十五年奉 旨增額江西七十五名浙江七十一名湖廣七十名是向來中額多于浙楚四十一年浙江湖廣二

省以督臣郭琇撫臣趙申喬請照江南中額增至八十二
名江西未經題請不增至五十年 特旨增直省中額浙
楚又各增十六名江西僅增十五名近科入場士子多至
一萬二千餘人而中額不得比于浙楚通省合詞請始廣
額懇 恩將江西鄉試中額照浙楚一例取中從之

康熙五十九年正月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率兵
進藏以公集旺諾爾布副都統阿琳實額駙阿寶侍讀學
士常綬提督馬見伯總兵李麟杰贊軍務

二月授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定西將軍領兵進藏調都統

法喇干打箭爐駐防

封新胡必尔汗爲宏汪覺衆第六世達賴喇嘛派滿漢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 三月都統武格言雲南一路滿漢兵奉調赴巴尔喀木與將軍噶尔弼會兵進藏臣等于二月十二日自雲南啟行報聞 兵部尙書遜桂疏言

皇上勤求治理加意人才武臣推用時自提鎮以及千總必親考其騎射驗其年方如此其重也兵部尙有武舉武生官員子弟効力一途三載役滿考試弓馬分別一二等以守隘千總用定例遵行已久但人廣銓滯每逢月選効

旁出身者多係弓馬生疎材力不及則裁汰不可不嚴也
請干差官六十名裁三十名站堂辦事三十名裁四名停
用武生官員子弟專取武舉武進士願効勞者其宗人府
銜儀衛兵科効勞之人一體取用武舉三年役滿內大臣
會同兵部嚴加考試武進士頭等以營守備用二等以衛
守備用武舉頭等亦以營守備用二等以守禦所千總用
弓馬生疎人材不及者不准推用 詔如所請 富寧安
言今歲大兵進藏其阿爾泰巴尔庫爾兩路亦約會前進
襲擊準噶爾邊境使賊人擾亂臣請率兵三千從烏魯木

齊往分兵四千由吐魯番往尋議吐魯番一路兵令散秩大臣阿納統領征西將軍祁里德言阿尔泰兵臣請領七千人從布婁爾前進將軍傅爾丹領八千人從布喇罕前進擊準噶爾邊境從之

五月廂紅旗滿洲副都統永泰因伊曾祖費英東立傅事傅赴史館永泰私閱寔錄隨摺奏伊祖圖賴之事未記載奉

旨查奏至是內閣劾永泰私閱寔錄又作史定例惟關係國家之事始載其餘細事例不編入永泰私心妄行陳奏

請

旨交部嚴議尋部議革副都統並佐領 六月延慶保安
沙城懷來蔚州廣昌渾源宣化龍門等處地震蠲本年田
租並賑之 七月丙寅朔日食 江西巡撫白焜疏言州
縣因公挪用虧空錢糧請照霉爛倉穀例著不論在任解
任及分賠之知府能于限內全完准其開復部議如所請
行 先是漕運俱由瓜州開行其開下花園港乃糧艘停
泊處至是江溜北趨花園港衝塌百餘丈漕督施世綸移
咨河臣恐糧艘遲滯權將遠城河開填行

上諭總漕施世綸居官素優歷年漕船俱催趲全完並無遲悞本年漕船已經過淮更無他事漕運印務暫交與河道總督趙世顯署理施世綸速赴豫省將河南府至西安黃河輓運路逕期明具奏陝西現存穀石數目亦着查奏今陝西正值軍興之際施世綸暫居陝西協同總督鄂海辦理世綸於是溯流上尋求古蹟疏言河南府孟津縣至陝西太陽渡大小數十餘灘絳路高低不等或在河南或在河北惟圪把窩魚林漆等處絳路年久間有坍塌其渾池以下水道下水船可載糧三百餘石上水載及其半渾

池以上河高迤及僅可輓數十石由砥柱至三門神門本無絳路若小舟乘東南風猶或可上鬼門水勢洶湧土人從未行舟惟人門稍緩石戾鑿有絳路路旁鑿有方眼又有石鼻臣愚以爲石鼻可穿鉄穿方眼可裝木限援手助力觀此則從前輓運之蹟猶存自陝西至西安府河水平穩俱有輓運路逕臣謹繪圖呈覽又奏河南府至陝州三門現在無船請自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三百餘里用車運計五日可到每車可裝穀八石計穀二十萬石需車價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府党家碼頭

河平穩水運爲便需運費銀二萬六千兩自党家碼頭至
西安府倉二十里又需車價銀四千兩其貯穀日袋二十
萬餘需價銀三萬兩共計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總于
豫省支銷不令陝西接運但運穀二十萬石止得米十萬
石請令豫省以二穀易一米起運則運價可省半若慮米
難久貯請照例出陳易新奏八 旨嘉其詳悉從之

上諭陝西地方現有軍務又年歲歉收總漕施世綸協同
總督鄂海動支倉穀散賑但地方官員大半悉在軍前辦
事之人殊少著發帑金五十萬兩並陝西常平倉貯穀百

三十餘萬石酌量動用派部院司官往賑仍交施世綸總管八月富寧安言臣于七月初一日啟行初二日至搜集選輕騎前進至烏蘭烏蘇之源及託穆圖並無賊踪因遣侍衛哲尔德等赴阿克塔斯侍衛克什圖阿王錫赴伊尔布尔和韶臣統兵隨後初八日哲尔德至阿克塔斯擒一賊餘眾散逃克什圖等至伊尔布尔和韶奪馬百餘匹擒殺五十餘人獲賊哨頭自杜尔伯特台吉垂木帕尔

那里德言臣另派兵一千二百人由阿保喀布沁陸續擒厄魯特吳梁海等四百餘人又七月二十九日臣自饒額

爾河前進擊敗厄魯特塞桑色布騰等色布騰率二千餘人降獲牲畜萬餘 富寧安言阿喇衲七月初八日進兵齊克喀木擊破賊營悉降其眾初十日至皮禪城諭降其回子三百餘人十三日至吐魯番阿克蘇尔坦及總管頭目沙克托拍尔等率眾迎降于七月十六日凱旋 九月富寧安言臣于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並無賊踪詢投降回子云賊自伊尔布尔和韶奔回通信言大兵已至故附近地方俱驚竄臣與阿喇衲會于烏蘭蘇合兵凱旋初十日抵巴尔庫尔傅尔丹言臣兵至格尔厄尔格厄魯

特人委弃帳房逃散臣于七月二十一日追及殺二百餘人擒寨桑貝肯等百餘人降三百餘人又督兵踐踏烏蘭呼集爾耕種焚所積糧草免陝甘所屬康熙六十年地丁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十兩零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

湘源蔣良騏干之父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噶爾弼疏報臣兵于八月初四日至
拉里前進有未貢之胡土克圖來降次日進取墨朱土喀
第巴達克薩及喇嘛鍾科爾頭目皆來降二十二日渡河
二十九日分兵三隊進取西藏傳大小第巴頭目並各廟
喇嘛宣示拯救至意隨將達賴喇嘛倉庫封閉隨據三廟
之坎布將各廟所有準噶爾之喇嘛擒獻斬爲首喇嘛五
人餘一百餘人俱監禁

大將軍允禩報平逆將軍延信于八月十五日駐劄卜克
河策零敦多卜等來犯擊敗之奪其馬匹器械二十日駐
扎齊嫩敦尔夜敗賊二千餘人二十二日駐扎棹馬喇瓦
鼓賊劫營敗走之延信于九月初八日自達穆起程送新
封達賴喇嘛進西藏其從前達賴喇嘛博克達應發回京
師靖遊將軍尙書富寧安請乘勝于來年大舉進勦杆
之十一月

上諭朕于地理從幼留心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
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

入輿圖大概中國諸大水皆發源於東南諾木渾烏巴西
大幹內外其源委皆可縷析也黃河之水出西寧外枯尔
坤山之東衆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
敖敦地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爲河源
滙爲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
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顏哈拉嶺七七喇
哈納番名岷厄雅克扎漢書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
是也而禹貢岷山導江之處在今四川乃褚山黃勝關之
外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

源也斯言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至灌縣分數十支
至新津縣復合而爲一東流至敘州府與金沙江合流金
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之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
尹烏蘇峯中華謂之牛乳山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
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
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
至敘州府流入岷江經夔州府入湖廣界由荊州府至武
昌府與漢江合漢水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
東流至南鄭縣爲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

合氓江此諸水在東南諾木渾烏巴西大幹之內源發于西番委入于中國者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爾札雜噶爾山名雜儲河一源于濟魯肯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木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爲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甸國瀾滄之西爲喀喇烏蘇卽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云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勝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本界又東南流入怒彝界爲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甸國潞江之西爲龍川去

龍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多嶺流出南流入雲南大塘
隘西流爲龍川江至漢龍關入緬甸國此諸水在東南諾
木渾烏巴西大幹之外皆流入南海又雲南邊境有檳榔
江者其源發自阿卑之岡底斯東達木朱喀巴卜山譯言
馬口也有泉流出爲雅魯藏布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地
過日噶不噶兒城傍合噶兒詔毋倫江又南流經公布部
落池入雲南古勇者爲栴榔江出鉄壁關入緬甸國而岡
底斯之南有山名郎于喀布卜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
馬皮木達賴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河之水西流至桑南地

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價格喀巴譯言獅子口也有泉行
出西行亦至桑耶地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
蘇毋多地與岡底斯西馬卜家喀巴卜山所出之水會馬
卜家喀巴卜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毋
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惹柯爲嶺蘇毋倫
江卽佛法所謂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
至山東之渤海人口應卽此水矣梵書言四大水出阿耨
達山下有阿耨達地以今考之意卽岡底斯是唐古特稱
岡底斯者猶云衆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

前有二湖連接土人相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
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可克之正南海中山
上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云真普陀一在浙江之
定海縣海中爲善才第二十八叅觀音菩薩說法處一在
土伯特今番名布搭拉山亦謂觀音現身之地釋氏之書
本自西域故于彼地山川亦可引以爲據也禹貢導黑水
至于三危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試
考其寔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
所屬爲危極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祥額爾德尼所

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也至于諸番名號雖與史
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士伯特卽唐之突厥唐太宗
時以公主丁降公主供佛像于廟今番人名招招者譯言
如來也其地猶有唐時中國載去佛像明成化中烏斯藏
大寶法王來朝歸時以半鴛鹵簿送之道內監護行內監
至四川邊境卽不能前進而反留其儀仗于佛廟至今往
來之人多有見之此載于明實錄者 十二月羣臣以
上御極六十年恭請明歲行慶賀禮不允康熙六十年三

月羣臣請上尊號不允詔赦恩資等項概行停止

上諭大學士等今日出榜黃霧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風
榜必損壞或因學闈優長聲問素著之人多不得中式怨
氣所致或此番中式之內將來有大奸惡亂臣賊子亦可
可定邵子於天津橋聞杜鵑卽知南人有八相者此皆書
冊所載信有明徵其他亦有不可盡信者如云唐明皇焚
珠玉於殿前珠可焚毀玉亦可焚毀乎又云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風不鳴條則無力何以散天地抑鬱之氣鼓盪萬
物雨不破塊何以播種又云囊螢讀書朕曾取百枚盛以

大囊照書字畫竟不能辨此書之不可盡信者亦有似乎
荒逸而竟實有其事者東方朔記北方有層冰千尺冬夏
不消今年鄧羅斯來朝云其他去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爲
冰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始知東方朔所云不謬又從前
有書吏二人徧傳西邊異獸形圖部議重罪具奏朕從寬
免死令其往覓是獸後將軍那里德等來自軍前奏云果
有是獸日在乳旁口在臍旁巡哨侍衛等曾親見之蒙古
名其獸爲鄂布又有飛者名爲積布蒙古名惡人爲鄂布
泰積布泰是卽山海經所謂荆天無首以乳爲目以臍爲

口也故將發遣書吏放還又神異經云北方層冰之下有大鼠肉重千斤名爲鼯鼠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卽死今鄂羅斯近海北地有鼠如象穴地以行見風日卽斃其骨類象牙土人以製碗碟梳篦朕親見其器方信爲實又古人以天市垣爲中國分野朕始疑其說細玩天球合以地圖中國去赤道二十度至四十度在谷雨立夏小滿三節氣上天市垣亦去赤道二十度恰與中國對照始知古人分野之說確有所據此又書之不可信而可信者也 御史陶翼任屏范長發鄒圖雲陳嘉猷王允晉李允符范允錫

高訥高怡趙成鏗孫紹曾公奏懇早建儲位得

旨交內閣

上手書諭旨諭諸王大臣等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授等
不悅以朕衰邁謂且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
不知二阿哥兩次冊立爲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
朕爲

宗社及朕身計故屢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
後悔致後人滋其口實也朕並無可悔之處見今時常遣
人存問齋賜佳物其于朕爲撫養凡此皆爲父之私情不

能自己所謂姑息之愛也人何得因此生議耶朕並無諫
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朕御極六十
年慶賀典禮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堅辭不允朕衰
老中心憤懣衆人虛誑請行慶典朕豈屑爲此乎 正貝

勒貝子公大臣等奏王投背負瀾恩結黨營私于康熙五
十六年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隨後有御史陳嘉猷
等八人條奏今年二月十八日伊密奏隨又有御史陶彝
等一十二人條奏結成朋黨奸惡已極請將王投及陶彝
等鎖拿俟過十八日大慶之後從重治罪疏留中 御史

舒庫等疏奏本月初九初十兩日有不知姓名下第舉子擁至會試副主考副都御史李紱門前喧鬧而散 旨禮刑二部會同嚴審具奏

上將諸王大臣叅劾王授等奏章發出諭曰王授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云爲國爲君見今西陲用兵爲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伊等暫停議罪着于此番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授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聞 將軍延信停其前往西寧令帶將軍印回至四川帶領四川兵進藏總統駐札 大將

軍允噶言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馬駝糧餉俱甚充足器械俱已齊備官兵各思奮力現值策妄阿拉布坦人心惶惑之時可以直搗巢穴掃蕩無遺尋會議將富寧安之兵調在烏蘭烏蘇駐扎捍禦阿喇納提督路振聲由烏蘭烏蘇進取吐魯番傅爾丹祁里德各于本處預備再派祁里德所屬兵二千前往收取策妄阿拉布坦及吳海梁等逃竄之人設此際策妄阿拉布坦內變起覺得有確信三路將軍卽約大兵前進搗其巢穴 旨是尋富寧安請駐伊爾布爾和詔其地距烏蘭烏蘇百餘里從之 四月宗室

廷信以病調回京令署總督噶爾弼代之 總漕施世綸

疏言陝西四月無雨秋成可慮豫省先運米十萬石督臣
已借支駐防兵餉所存無幾請促豫省將後運米石運到
平糶再撥河南湖廣米各十萬石運至陝西存貯備用下
部議如所請 五月命大將軍允禔赴甘州駐扎

上諭今年大兵暫停進剿其進取吐魯番扼住要地之處
俱著暫行停止從允禔密奏也 戶部等遵 旨議奏直

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被旱除陝西已差大臣賑濟並撥
免錢糧外應將四省常平倉穀道官分賑并平價糶賣其

被災之州縣分別蠲免從之 六月浙閩總督覺羅滿保
摺奏五月初六日台灣奸民乘一晝等聚眾倡亂總兵
陽凱帶兵往捕被殺有司官俱奔澎湖沒水營守備堅守
待救臣赴廈門調兵往援

上發硃批諭旨傳諭台灣百姓介速就撫 御史舒庫奏
請以下第舉子喧鬧匿不奏聞之考官李紱應照溺職例
革職嗣後考官有不公處許下第之人據實赴該管衙門
具控如有往考官家喧鬧者嚴拿送部從重治罪奉 旨
李紱著革職發往永定河効力餘依議 七月提督施世

驃疏報臣率舟師出洋六月十六日抵台灣鹿耳門擊敗賊兵進取安平二十二日進攻台灣恢復府治擒賊首朱一貴等

九月定西將軍噶爾弼病以公策旺諾爾布署理 前奉差山西賑濟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言請于晉省建立社倉並興水利得 旨社倉之事李光地行之數年並無成效民多怨言張伯行行于永平地方至今未盡凡建立社倉必擇地方殷實之人董司其事此人既非官更無積累役所借之米何人催納豐年不還亦無如何若遇歉收更

復誰遺耶其初將衆人之米穀扣出收貯無人看守及磨
空之時必令司事者賠償是將衆人之米穀棄于無用而
司事者無故爲人破產矣此法始于朱子僅可行于小邑
鄉村若奏爲定例屬于官吏施行于民無益朕巡幸山陝
知其地山多水少並無河渠窪濕間有水泉亦不能暢引
溉田設有水泉前人豈不知乎今朱軾以建立社倉引水
入田具奏卽令伊久住山西鼓勵試行若所言有效甚善
富寧安言據阿喇納報稱九月初八日探知策妄阿拉
布坦遣人犯吐魯番城阿喇納侍衛克什圖等領兵迎戰敗

賊二千餘衆官兵追入林中賊棄騎步戰我師擒殺百餘人賊奔逃追捕數十里獲軍械馬匹器械甚多臣前因阿喇納今冬進兵襲擊故請移駐伊爾布爾和韶爲之聲援今賊人敗遁必恐懼防備不宜襲擊阿喇納應停止進兵臣仍統兵駐巴爾庫爾從之 左都御史朱軾疏言臣嘗昧陳言今細加籌畫社倉水利實屬難行祈免試行 旨朱軾親至山西深知地方情形既請立社倉與水利之事著仍留山西鼓勵試行 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及土伯特酋長以西藏平定請於該地建碑紀績

頁書金
卷二十六
上允之並

御製碑文頒發泐石 十月

上召允禔祁里德富寧安來京指示明歲太舉進勦方畧
王大臣等議覆祁里德疏言烏蘭古木地煖土肥請于
來年多行耕種可望大收從之 十一月川陝總督年羹
堯叅西安府知府徐容鳳翔府知府甘文煊虧空銀米
命左都御史朱軾會同審訊尋鞫得實論如律 十二月
四川總督岳鍾琪疏報勦撫郭羅克番人賊迎敵我兵連
敗之遂攻取下郭羅克人吉宜卡等二十一寨連夜進兵

直抵中郭羅克之納務等寨連克十九寨斬三百餘級擒賊首酸他尔蚌索布六戈督兵至上郭羅克之押八等寨該寨頭目縛首惡出降 旨嘉獎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宴滿漢文武大臣及致仕斥退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三百四十人於乾清宮前

御製七言律詩一首命與宴者各作詩紀盛名曰千叟宴詩 二月

詔議進勦策妄阿拉布坦机宜阿喇納疏言賊獲邊雖熟踪跡甚輕火器雖多鉛藥甚少我軍應周而器備勝賊者

一賊恃鎗戰少弓箭我軍鋒銛弓勁勝賊者二賊眾鷓陣
易敗惟伺隙劫掠我軍部伍肅整無間可乘勝賊者三賊
以乘夜盜馬爲得計我軍有備賊不得入勝賊者四賊侵
我邊外曠地遊牧自謂便易我軍一至賊顧恋妻子牲畜
不能一心迎戰勝賊者五以勁旅直搗伊犁不難掃蕩巢
穴惟賊徑甚多處處可以通我駐兵後路賊來一夕可致
若遠設汎界被賊攔截輒至消息阻隔卽今所種土魯番
地畝亦須防踐擾請將巴里坤阿爾台兩路大兵移駐烏
魯木齊臣等移駐附近土魯番險要之地彼此接應既可

守護屯田亦可斷賊人潛襲之路其進勦大兵宜分三路
阿不台兵由科布多沿河越喀爾齊斯河進發巴里坤兵
由烏魯木齊進發土魯番兵由阿勒輝口越那喇特嶺進
發賊三路來迎則勢分易敗若一路拒戰則我以一軍奮
擊趣兩軍直抵其妻子屯駐之地彼必不能兼顧賊所恃
爲險要者三嶺然步行可上非若棧道之難也所恃以資
生者牛羊乳酪久駐則水草無多牲畜易竭勢必離散請
及時聚糧練兵相機勦滅疏下議政大臣尋議阿喇納陳
奏詳明能得肯綮我兵屯懇之地防賊潛犯宜令酌留馬

兵捍禦擒勦惟阿爾台至烏魯木齊沙漠間阻二千餘里
往返較遲今賊已竄匿伊犁稍緩則其党自相疑貳然後
統兵進取爲便 以書諭策妄阿拉布坦着澤卜尊丹巴
胡土克圖派好喇嘛齎往其回伊犁進兵之事議令暫停
四月命撫遠大將軍允禎復往軍前 命富寧安將大
兵移駐烏魯木齊從阿喇衲之言也 七月駐藏喇嘛楚
爾齊木藏布知府石如金以在藏官兵不睦愬年羹堯密
奏駐守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委靡及副都統常齡侍讀
學士滿都員外郎巴特瑪等任性滋事請撤回駐藏兵事

下延臣議以漢堯聽信喇嘛及知府飾詞耘請撤兵應飭
所司嚴議

上原之特命滿都巴特瑪石如金楚爾齊木藏布等來京
遣四川巡撫色爾圖西安布政使塔琳赴藏助策旺諾爾
布駐守 九月

上駐蹕熱河諭曰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圖勞苦軍
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前噶爾丹
攻破喀爾喀並侵擾我內地扎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
大兵征討噶爾丹敗走後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並進

至昭莫多勦滅之今策妄阿拉布坦無端僥犯哈密地方
朕徵發阿尔泰及巴尔庫爾兩路進兵會勦策妄阿拉布
坦聞之心坦遂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劫掠毀
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盡朕又遣大兵擊敗之復取
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此皆朕平時不忘武備勤于
訓練之所致也若听信條奏之言憚于勞苦又何能遠至
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 是時陝西庫帑多虧川陝總
督年羹堯累疏叅革守令虧項嚴追充餉西安巡撫噶什
圖以虧項不能速完密奏又與年羹堯請加大耗

上諭大學士等曰據噶什圖奏稱陝西虧空甚多若止于
叅革官員名追補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縣火耗每兩
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臣與督臣商議量留本官
用度外其餘俱捐補合省虧空如此則虧空即可全完等
語朕謂此事大有關係斷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
耗一項特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項之外量加些微
原是私事朕曾諭陳瓊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寬容陳瓊奏
云此乃聖恩廣大但不可明諭許其加添朕思其言深爲
有理今陝西叅出虧空太多不得已而爲此舉彼雖密奏

朕若批發竟視爲奏准之事矣民間火耗只可議減豈可
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從未征民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則
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征加派之名朕豈受之乎特諭尔等
滿漢諸臣共知之 雲南巡撫楊名時疏言滇省兵糧歲
需十四萬九十餘石俱干就地支放但駐兵衆寡不同征
米多少亦異其本處額米不足者撥別州縣米供用而舟
楫不通輓運維艱雖有四年折征一次之例然不折之年
仍苦遠運請將兵多米少之雲南昆明等十六府州縣及
緬川州駐劄兵米每年酌給本色二季折色一季統計折

色米三萬一百五十石有奇應照時價預借庫銀放給于兵少米多解運最遠之祿豐等十二州縣額征秋米內照數折征還庫停四年折征之例部議如所請行 十月

上諭朕臨御天下六十餘載無刻不以生民爲念光政事利弊必推求其故近見天下錢糧各省皆有虧空陝西尤甚其所以致此者皆有根源益自用兵以來大兵經行地方資助馬匹盤費衣服食物甚多倉卒無可設法勢必挪用庫帑及撤兵時又給馬匹銀兩卽如自藏回之將軍兵丁沿途所得反多于正項是以各官費用動輒萬金此等

銀兩出自何項並無一人問及也官之虧空錢糧者俱以
題叅離任其虧空銀兩追比不能卽得新任官又不能代
完此項銀兩終無着落故用兵之地朕歷年奏銷悉從寬
緩征爲此也蓋寬緩則州縣力舒上可不誤國帑下可不
病民力去年陝西題叅虧空各官巡撫噶什圖密奏欲加
通省火耗以空虧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征若不批發
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征
將肆無忌憚矣所以將奏摺申飭批發第旣不能追比虧
空以不敢請檢錢糧倘有緊要軍務焉能不敢遲悞朕因

交議政大臣勅撥戶部庫帑銀五十萬兩解送陝西矣

和碩雍親王奏遵 旨查勘通州倉請嗣後諸王以下務

宜按駁支領倘仍前棟廩占領及遺剩半俵者該監督即

報總督題叅如該監督不將好米給與而將雜色變色之

米勒令支領亦許領米官員呈告倉場總督題叅查定例

支給米石限兩月領完若有無故換延逾限者即停止給

與如係該監督勒堵遲延亦即將該監督題叅旨依議

奉

上諭據祁里德奏據總理種地事務蘇永祖呈稱和布多

烏蘭古木特里等處及坤都倫河土沃水裕今年所種麥
仔一倍收有六倍請明年添種千石及詢問管呈送麥之
何禮等據云和布多烏蘭古本地方廣闊原係厄魯特耕
種好地今應將歉收之毛岱察罕叟尔等處耕種人力移
往耕種可以多收一倍得有數倍語甚不明晰應照內地
或一畝一頃收得米石若干稟報 以候補按察使詳
履爲山東巡撫 大學士九卿科道等以來年恭遇

萬壽七旬大慶合詞疏請詳議慶賀典禮不允 十一月

初七日戊子

上不豫自南苑回駐暢春園 十三日甲午丑刻

上疾大漸命趨召 皇四子於南郊齋所寅刻召皇三子
誠親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貝勒允禩皇九
子貝子允禵皇十子敦郡王允祜皇十二子貝子允禩皇
十三子允禵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
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着繼朕登基卽皇帝位
皇四子聞召馳至巳刻趨進

寢宮是日戌刻

上崩以雍正元年九月丁丑朔巳時葬

景陵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崩號

聖祖

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聖祖
憲皇帝諱上一字从盾从乙下一字从示从真

聖祖第四子也

母孝恭宜惠溫肅定裕贊天承聖仁皇后吳雅氏原任護
軍叅領加封一等公爵衛武之女嘗夢月入懷華彩四照
已而誕 上時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三十日寅時也誕
生之夕神光煜燦經久弗散

上天表奇偉隆準頤身雙耳豐垂日光炯照吐音洪亮舉
止端凝大智夙成宏才肆應幼耽書史立就萬言書法道
雅妙兼衆體籌度事理評騭人材燭照如神性尤純孝本
乎至誠初封多羅貝勒晉封和碩雍親王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甲午安奉 大行皇帝於乾清宮以乾清宮東廡
爲倚廬 命貝勒永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學士馬齊尙書
隆科多總理事務 召大將軍十四阿哥允禵令與宏瞻
馳驛來京命公延信馳驛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辛丑
上卽皇帝位御太和殿以明年爲雍正元年諭內閣嗣后

啟奏處書寫舅舅隆科多 先是隆科多父佟國維以
孝懿仁皇后父封一等公康熙五十八年卒兵一等公爵
所司以承襲請

旨疏留中至是命隆科多襲 十二月封允禩和碩廉親
王允祥和碩怡親王允禩多羅履郡王宏哲多羅理郡王
以輔國公延信爲西安將軍仍署大將軍印務

命怡親王總理戶部三庫事務

康熙諸王

皇長子允禔 多羅直郡王 廢太子允禑 理密親王 皇三子允禔 和碩誠親

王 皇五子允祺

恒親王

皇六子允

皇七子允祐

和碩淳親王

皇八子允禩

廉親王

皇九子允禔

貝子

皇十子允禛

多羅敦郡王

皇十一子允

皇十二子允禔

貝子

皇十三子允祥

和碩

怡親王

皇十四子允

固山貝子撫遠大將軍

皇十五子允禙

敦郡王 皇

十六子允祿

莊親王

皇十七子允禮

多羅果郡王

皇十八子允祜

皇十九子允

皇二十子允禔

多羅貝勒

皇二十一子

允禧

固山貝子雍正十三年封慎郡王

皇二十二子允祐

固山貝子雍正三年封多羅貝

勒 皇二十三子允祁

鎮國公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終